

陈先达文集
第12卷

史论拾零

陈先达文集

第12卷

B-53

137

12

史论拾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先达文集. 第 12 卷, 史论拾零/陈先达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300-21842-7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先达-文集②哲学-随笔-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1988 号

陈先达文集 第 12 卷
史论拾零
Shilun Shili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25 插页 3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75 000	定 价	1580.00 元 (全 14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篇

催生还是谋杀	3
历史观与历史	15
英雄与英雄史观	23
历史观与历史研究	25
要加强历史认识论的研究	28
历史的重要性与价值评价	33
再说历史的价值评价	37
历史的道德评价	43
史学功能与责任	50
历史事实不能虚构	58
历史书写的艺术性	64
发言权与发言者	69
历史事实与历史细节	72
历史书写中的事实	76
历史不能假设	78
现实意识和历史意识	82
历史需要总体性思维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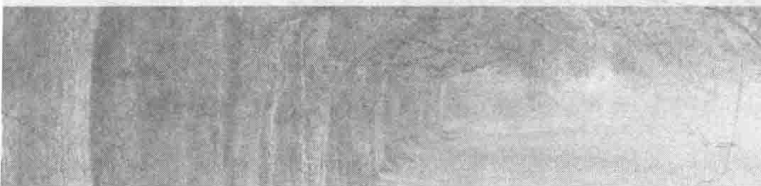
历史中的地理因素	89
历史无目的	94
历史的因果律	98
历史的进步与退步	104
历史的意义	108
历史不是事件的集合	112
历史现象的相似性	115
历史周期率	119
历史终结论的哲学迷误	123
不肖而能于贤者为其权重位尊	127
载舟之水和覆舟之水	131
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	133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137
历史是人类智慧的大海	142
历史学家的睿智	145
历史上的统治者与思想者	149
历史与悲剧	158
劳动与劳动者	162
历史与理论的自觉和自信	165
历史观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168
盖棺未必论定	172

下 篇

为什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181
只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	185
历史与史学的主客体	194
唯心主义的避难所	200
历史唯心主义为何难以驱逐	205
哈贝马斯重构论的理论困境	211

创造性发展不是简单重构·····	216
从经验世界到超验世界·····	219
论日常生活·····	224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套语·····	230
历史方法论需要加强研究·····	234
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方法·····	238
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	240
阶级分析方法不能摒弃·····	243
论历史条件·····	251
治鱼还是换水·····	256
教条主义是反历史主义·····	261
历史偶然性与历史预测·····	265
社会和自然·····	270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275
个体与类·····	278
历史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	283
社会规律是长时段规律·····	286
为什么不能创造社会规律·····	289
在社会规律争论的背后·····	291
要研究规律的类型·····	293
历史不能简单类比·····	297
历史与意志·····	299
历史中的杰出个人·····	302
历史人物的角色定位·····	307
时代的非选择性·····	310
论“历史决定论”·····	313
论宿命论·····	318
回到社会形态理论本义·····	320
社会形态与社会·····	324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假定·····	327

两个不能与两个必然·····	331
历史的长卷·····	335
异化不是历史的宿命·····	337
论“经济决定”论·····	340
论生产和劳动·····	345
论科技决定论·····	348
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	351
动力的动力·····	354
为什么“必须”适应·····	357
社会不是生物群体·····	361
社会结构不是建筑物·····	363
生产方式与创新驱动机制·····	367
意识形态中的主流与边缘·····	371
仓廩足与饱暖思淫欲·····	375
社会基本矛盾与物质利益·····	378
历史辩证法比上帝的力量大·····	380
历史中的人性·····	385
人需要教育·····	390



上 篇

催生还是谋杀

中国有句俗话说叫“两说着”，意思是两面看，这倒符合“两点论”。我看，历史哲学对历史学科是助产婆还是置于死地的杀手，也是两说着。如果能吸取历史哲学中的成就，着力解决历史哲学中提出的难点和疑点，肯定有助于历史学科的科学化；如果掉入历史哲学所挖的洞穴爬不出来，就是杀手。只要看看有些所谓历史著作和论文，就知道我言不虚。

“什么是历史事实？”是历史哲学问题，是历史哲学不断追问的问题。古今中外，很少实际的历史学家怀疑历史存在事实，或者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历史事实？”这个形而上的问题，才从事历史写作。如果这样，我可以肯定，到现在为止都不会有历史著作。没有任何严肃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自己所写的历史著作完全不是事实，而是胡扯。只有制造轰动效应的人才会以玩世不恭甚至轻薄的态度对待历史，弄出这玩意儿，那玩意儿。当然，历史学者之间关于历史事实和评价会有不同的看法。据说在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有一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两面雕像，头背着头，朝相反的方向看。头靠头如此接近，可观点又如此迥异。这是以暗喻的方式说明历史学中会存在分歧。对于一门学科来说，这很正常。

“什么是历史事实？”是个形而上的问题，可以纷争不休，可历史研究照样进行。中国是历史著作最发达的国家，《春秋》、《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各个王朝为前朝所修的历史著作，不计其数，在西方，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著作，我相信没有一个历史学者是不相信历史有事实而写历史的。除了自

觉的历史的伪造者或戏说者，根本不相信历史真实性而从事历史写作的人是没有的。

真正的历史学家最基本的一点按其本性是倾向于历史有事实，写历史起码要尊重事实，叙述事实。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事实材料的发掘或叙述会有某种困难，但寻求历史真实是历史学家的天职，否则，历史学的存在就是对历史学的自我否定。历史学家相信历史的真实性，而历史哲学则要批判性考察历史真实性的哲学前提。

真正历史学家是实践的历史学家，即从事历史研究而不是沉迷于抽象历史哲学命题争论的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把历史学家比喻为“手艺人”。学习历史，就像是学细木工，要经过帮工这个阶段，通过做历史，成为历史学家。不错，历史学家需要从事历史研究，需要有历史研究的专门技术，但历史学家的水平绝不是用熟练还是笨拙能区分的。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它的确有不同于别的学科的专门的技艺，但在历史学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历史观。有位学者说过，完全不受哲学浸染的历史学家是凤毛麟角。尽管在历史哲学产生之前，历史学家没有为“什么是历史事实？”而争论不休，也没有因它困扰而裹足不前，但在著作中仍然为某种哲学历史观支配。或者是坚守“秉笔直书”和“位无常奉”的素朴的唯物主义和具有辩证性的历史观，或者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历史观，或者是天命论、历史循环论、神学史观、英雄史观等。不存在不为某种历史观支配的历史书写。

历史观是处理历史材料、解释和理解历史材料的根本原则。但不存在否认历史有事实而又从事历史研究或写作的历史学家。

历史观支配历史学的历史著述是一回事，而对历史的哲学前提的考察是另一回事。历史学科学化水平与历史观的性质不可分，历史观决定对历史资料的采信和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历史学家不是手艺人而是科学家。它在处理历史材料时无可回避地要面对一系列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正是这一点，使得历史哲学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生死门。

从维科开始的历史哲学，晚于中外古代历史研究的实践。自维科以后，历史是人创造的，人能认识自己创造的历史以及历史有规律的观点，大大改变了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突破天命史观、神学史观的樊篱，对于

历史学科科学化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对历史哲学提出的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事实以及人们是否可能认识历史等问题的错误解答，无疑是历史科学化道路上的理论障碍，它使历史科学化的可能性化为乌有。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留下的未完成著作《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而辩护，就是因为它面临历史哲学，尤其是批判历史哲学的挑战。历史研究对象的间接性是困难所在。历史学家绝对不可能直接观察到他所要研究的事实。按照马克·布洛赫的说法，没有一个埃及学家看过拉美西斯，没有一个研究拿破仑战争的专家听到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炮声。我们只能通过目击者的记录来叙述以往的史实。因此，我们处于一种困境，就如同警官要力图重构犯罪现场一样，又好像一位卧病在床的物理学家，只能通过实验师的报告来了解实验的结果。总之，与对现实的了解相反，对过去的了解必然是间接的。这说明原本对历史事实的朴素信仰，由于历史哲学的产生而成为问题。历史学需要为自己辩护，辩护它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它的科学性何以可能、它的价值和功能等一系列历史学性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纯粹历史领域而进入哲学领域，历史哲学成为历史学与哲学的交叉，历史成为各种历史哲学争夺的场所。历史学作为学科的困境，由于历史观察的间接性而产生无休止的争论。这种争论说到底是关于如何看待历史学的哲学问题的争议。历史学作为学科的困境，往往就是历史的哲学困境。

历史哲学的产生和它对历史学的“入侵”，是历史学的杀手，还是历史学研究视野的扩展和历史学科更趋科学性的产婆？不能绝对非此即彼。历史哲学，对历史学是个双刃剑。它既可以促进历史学的发展，也可能毁掉历史学，是历史学科真实性的杀手。问题在于历史学家如何正确分辨和对待历史哲学中的种种观点。据说过去法国有位历史学家在演讲中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哲学探讨”是大错特错。他引述另一位学者的话说，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时通常不考虑历史学的局限与条件，他们这样做大概是正确的，还是各司其职的好，一般而言，历史学在开始研究历史时最好不要好高骛远，否则将一事无成。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历史学家成为历史哲学家是一回事，历史学家能否完全不理睬历史哲学的影响，排除历史哲学的影响是另一回事。正如 19 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家们不可能排除哲学一

样，当代历史学也无法不理睬历史哲学。

“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这曾经是19世纪自然科学家们的口号。恩格斯说过，自然科学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羞辱哲学，才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而且要思维就得有思维规定，因此自然离不开哲学。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支配。当代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面临同样的问题。要从历史学中完全排除历史哲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接受哪种历史哲学。

历史学家应该关注历史哲学。很显然，被称为思辨历史哲学肯定历史有其规律的观点，对历史学有促进作用。它使历史学超越传说、神话，超越单纯叙事，而向探求历史规律的高层次跨进。

思辨历史哲学年代久远。黑格尔可以说是思辨历史哲学的高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是理性主宰世界，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世界历史只是它的舞台，是它的财产和它实现的场合。黑格尔用理解来解释历史，解释世界历史为什么从东方开始，经过希腊罗马，再到普鲁士。他也用世界理性或说绝对精神来解释英雄人物，认为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在他们的目的中分享有世界精神的目的。他正是以这种观点说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这不单是对拿破仑的赞叹，也是对自己历史观的自我展示。这个科西嘉人二十多岁就破奥地利，远征埃及，击溃俄奥联军，占领普鲁士，战功赫赫，称霸欧洲，而1806年10月又兵临耶拿，此时黑格尔正在耶拿，他亲睹拿破仑刮起的旋风，称赞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完全可以理解。这不是预见而是对既成事实的哲学图解，正如说世界精神的运行是从东方，经希腊罗马到普鲁士一样。黑格尔说过，哲学家是反思，是跟随事实之后的思考，或者像是黄昏后才起飞的密纳发的智慧之鹰。我想，如果黑格尔见到拿破仑兵败莫斯科，两次被放逐，兵败滑铁卢，最后死于圣赫勒岛，是不是还会说他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还说他的目的是世界精神的体现呢？我看很难说。

黑格尔用绝对观念解释历史和历史人物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但他的思辨历史哲学确实包含不少卓越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虽有批评，但往往赞扬有加。当黑格尔被当成一条死狗时，马克思以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而自豪，并且以自己在《资本论》中卖弄黑格尔的逻辑学而得意。恩格斯说黑格尔的伟大功绩是把整个自然界的、历史的和精神的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列宁在他的关于《历史哲学》摘要中直接称赞黑格尔在历史动力问题上，强调人们遵循的是利己主义，爱的动机比较少，而且范围也比较窄的观点“接近历史唯物主义”。这里所说的利己主义不是道德概念，而是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在摘录黑格尔关于人为了自己的需要，以实践方式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他借助生产工具来征服自然界，满足需要的观点时，旁批为“黑格尔在这里已经有历史唯物主义萌芽”。

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绝对精神的命题中隐喻伟大历史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关于个人的热情、利益和目的的追求在实现理性诡计中的作用，关于绝对世界精神自东方向西方运行的观点，都在唯心主义外表中包含思想闪光。我相信历史学家能够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吸取有用的东西。

我们从柯林武德关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论断，关于历史就是思想史，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并不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可以看到黑格尔关于历史的本质和对历史认识的影子。但柯林武德反对实证主义，反对剪刀加糨糊的史学，强调历史事件中贯穿着思想，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对象，而是包含着对历史进程中思想的想法，对于研究历史还是有重要意义的。总的来说，思辨历史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如康德的先验设计、黑格尔的理性和理性的诡计、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但思辨历史哲学中蕴含的历史规律性和辩证性的观点，为历史学可能成为科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历史哲学是哲学的特殊存在形态。当哲学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时，历史认识论会逐步成为历史哲学的中心。其中，克罗齐的学说最具代表性。

克罗齐的关于历史学的著名命题：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影响至深，至今仍是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的依据。克罗齐的论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任何历史学家都在自己的时代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历史学家的观点、视角、兴趣、关注点，都不可能跳出自己的时代，即每个历史学家的“当代”。历史研究的兴趣，关注的问题和研究动机都受自己时代的影响，根本与现实需要无关、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克罗齐的论断，无疑对历史研究是有启发的。

历史学家都生活于特定时代和确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和历史条件去研究和认识历史。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判断都具有一定局限。全部人类认识，就个人而言，谁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和历史条件呢？难道自然科学家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和历史条件吗？不能。恩格斯说过，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事物，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才能达到什么程度。可是我们有没有由于自然科学家的时代和历史条件性而否认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呢？没有。可见，问题并非仅在于认识主体的条件性而不涉及认识对象的客观性问题。

历史判断的当代性能不能变为被研究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当代性呢？这是克罗齐提出的难题。历史认识的当代性涉及的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及其历史价值观的当代性。历史研究主体的时代性是变化的，他们的历史价值观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当代性是一种永恒的当代性，在任何时代都适用。任何一个时代对生活于其中的人都是当代。可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应该有自己确定的时代，有自己真实的内容。我们可以改变观察历史的观点，但不能改变历史的事实。除非我们发现新的材料，发现原来史料中的错误。能否从人类对历史事实的判断中过滤出真正的事实。原本如此的事实，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克罗齐的论断对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历史学可以说是猛击一掌，它能够促进历史学家更谦虚地看待自己的历史结论，更加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研究。但它的副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论断的绝对化、片面化，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任何历史书写者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有限，对历史事实不可能都亲见亲闻，而历史书写的对象或通史，或断代中的事件或人物属于另一个时代，甚至年代久

远。片面强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必然是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当代化或当成当代史，每一代历史学者都是按照书写者自己的时代、观念、思想重构历史过去，而且是永远不断地重构过去。“历史真实”永远笼罩在不可信的迷雾之中。以这种历史观指导历史写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历史的伪造者，尽管自认为是合理地构建过去。有位学者说得好：谁会在乎历史学家的马后炮呢？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学者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了当时的可行性。

难道历史学家能跳出自己时代回到所书写的历史年代再亲历一番吗？能不考虑每个历史研究的当代需求吗？当然不可能。既然不能，那所谓历史事实只能是“当代”作者写入书中的所谓事实，真正的历史事实永远是康德的物自体，只能是一种假定。如果每个历史学家、每代历史学家都能通过写作把历史变为“自己的当代史”，那就等于宣布历史无“彼时”、“彼地”，只有“此时”、“此地”。这样的历史不是历史自身，而是历史哲学。如果坚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必然要把历史学从科学研究中驱逐出去，变为当代人的创作，这种史观最容易助长历史附会、影射史学。历史现实化，现实历史化，这对两者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以反对历史本体论为前提，吊诡的是它照样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的。克罗齐明确宣称让我们怀着更大的信心回到起点，回到真正的起点去，这个真正的起点不是回到已被搅乱的和已被自然化的事实方面的起点，而是回到思索和建造事实的心灵方面的起点。历史事实并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在所谓事实上看到的只是思想的光芒在闪烁。对克罗齐来说，只有思想才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精神不是历史建造的第一步，而是历史建造的全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唯心主义历史本体论的支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认识论论断，就难以自圆其说。

历史无事实在纯思辨领域可以是头头是道，可一遇到现实就会碰壁。如果历史无事实只有书写，那我们每天眼前发生的种种经济、政治事件，现实人物包括政治家、科学家等各式各样的人物，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如果现实是真实的，为什么一旦成为昨天、前天，变为历史就不具有真实性，而只能是任凭人们书写的“今天”呢？仅仅因为渐行渐远，或年代久

远，无从稽考吗？从哲学上说，无论年代多么久远，已成历史的事实永远是“曾经”的事实，能磨灭的是历史的记忆，是历史原来的载体而不是事实“曾经”存在过本身。如果历史不具有真实性，那现实也不可能具有真实性，因为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而现实就是正在继续的历史。历史按其本性来说是开放的，现实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延伸、一切都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没有历史，没有过程，只有当下。历史无真实也就是现实无真实。既没有客观历史自身，也没有对历史的真实的或比较真实的记忆和书写，也没有当下的具有可靠性的真实认识。

不具真实性的往往是历史书，因为历史书可以伪造历史，而客观历史本身是既成的，无法伪造。历史之所以需要专门研究就是因为历史真实性不是唾手可得的，需要文献整理、地下发掘、历史考证，需要多学科的配合。恩格斯说过，在历史研究中弄清楚一个问题需要多年的努力。正因为这样，才显出历史学科成为科学的重要性。历史观不能代替历史，思想不能取代事实。

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说所谓批判历史哲学把历史科学的可能性集中于历史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对历史科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因为研究推动历史研究者如何正确处理历史事实和自己历史判断的关系，能够探求更真实揭示历史真实性的方法和途径。我们应该重视以往哲学在历史哲学中取得的成就，从其中的重要命题中汲取因素。但要看到从总体上说，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对立，都会使历史学面临困境。这种对立既不能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也无助历史学的研究，而是使两者的关系陷于混乱。

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动。后现代的历史哲学也是对传统的历史哲学的一种反叛。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不满，这种不满在历史学中表现为对传统历史哲学的颠覆，对理性、对历史确定性和规律性的摒弃。它已经完全摒弃了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争论。什么大叙事、本质、规律、真理全是废话。如果没有宏大叙事，没有规律，没有本质，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成立。至于历史的书写，也必须有叙事，甚至宏大叙事，有对历史事